

寻路蜀道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

厚畛子山歌第五代传人吴松君：
“山歌里头唱的是喜怒哀乐”

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老县城村驱车而下十多公里，厚畛子镇出现在眼前。不同于老县城村“世外桃源”般的清幽，厚畛子镇多了一些现代气息：餐厅、超市、旅馆等都有，等待着来往的旅客光临。

向村民们问起厚畛子山歌第五代传人吴松君的家，大家都很快给出答案——到了镇上过了桥的第一家。平常没事的时候，83岁的吴松君喜欢坐在小卖部外的空地上，晒晒太阳，偶尔唱唱山歌：“正腊月的放完羊，是啊新的春哟……”山歌里有着喜怒哀乐，也唱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厚畛子如何得名？
或与傥骆道有关

厚畛子镇位于周至县西南部，地处秦岭深山、黑河源头，与汉中市佛坪县、洋县，宝鸡市太白县、眉县相邻。南部为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西北部为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厚畛子镇也是全国唯一兼跨长江、黄河两大水系和秦岭梁的乡镇。

厚畛子的得名有两种说法。一是《山海经》中有“清姿之山，畛水出焉”之载，故而得名厚畛子。另一种说法同傥骆古道有关。据《西安通览》载：“唐代因傥骆道上曾于此设墩，得名墩镇子，后演变为今名。”

在这里，一代代淳朴的山民，不避生活之艰辛、岁月之坎坷，唱着山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们的歌声悠长绵远，柔婉动听，充满激情，同青山幽谷相映衬，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、行云流水般的意境。这种山歌，就叫厚畛子山歌，2011年被列入西安市地方传统文化遗产名录。

厚畛子山歌产生于野外劳动和日常生活中，其曲调高亢嘹亮，节奏自由悠长，有着明白直畅和抒发感情自由奔放的特点。人们在悲伤时，长歌当哭，消磨心中的痛苦，发泄内心的悲愤；高兴时，用悠扬的曲调传递快乐和幸福，表达心中的喜悦。山歌早已融入人们劳动生活之中，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不



说起山歌，吴松君老人脸上满是笑容。



秦岭山中的厚畛子古镇指示牌。

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山歌唱喜怒哀乐
也唱向往的生活

10月初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一行从周至县老县城村驱车而下，十多公里后，厚畛子镇出现在眼前。如果说老县城是“世外桃源”般的清幽的话，厚畛子镇则多了一些现代气息。初见它，这里有着成都周边古镇的味道，黑河在一旁蜿蜒，宁静悠远。古镇上餐厅、超市、旅馆等都有，只是当天旅客不多。

向村里人打听，问起厚畛子山歌第

五代传人吴松君的家，大家都很快指路——到了镇上过了桥的第一家。虽说是一个镇上，大抵都熟悉，但因为厚畛子山歌的缘故，这些年吴松君又被更多人知晓。

吴松君老人今年83岁，聊起山歌脸上笑容就蔓延开了。他青年时就爱听爱唱山歌，曾跟随多位山歌传承人学唱和表演：“那时候没有电视、广播，就是听山歌做活，我比较感兴趣。”厚畛子山歌多唱爱情，曾一度遭遇“不敢唱”到后来的“快要绝迹”，他说：“失传了是非常可惜的，从那个时候我才想起要挖掘整理这个山歌。”进入晚年，吴松君致力教授年轻一代学习山歌，对流传民间的歌词及歌谱进行搜集、整理、挖掘，并著有《厚畛子原生态山歌》和《太白山山歌》，其内容包括爱情歌谣、民俗歌谣。

吴松君告诉记者，自己会唱两三百首山歌：“山歌里头唱的是喜怒哀乐。”从分类上来说，厚畛子山歌大多唱的都是爱情歌曲，大部分都是男女对唱。细细品味这些歌词，透着旧社会婚姻不自由时，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渴望。吴松君笑着说：“人人都希望有美好的生活，对美好的婚姻、美好的家庭都有渴望。”除了爱情歌曲外，还有很多婚丧嫁娶时唱的风俗歌曲，例如姑娘出嫁唱哭

嫁歌，老人去世唱孝歌。这些歌的歌词多用排比的句式，朗朗上口。

过去走古道去买盐
如今不遗余力为传承

在厚畛子镇，吴松君唱着山歌的那些岁月里，傥骆古道就在一旁，见证了他的青春岁月。过去交通不方便，要买油买盐时，吴松君都要走傥骆道，到县城买好，再往回背。从厚畛子镇到周至县城180里路，他“打空手”也要走上2天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108国道通车，大大方便了吴松君等在内的厚畛子镇及周边村民的出行。从那时起，傥骆古道开始渐渐离开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交通越来越方便，村民的脚步也走得越来越远。这些年，跟随吴松君老人学习厚畛子山歌的村民们，前后约有二三十人：“前后参加过的不少，有些姑娘出嫁了，还有一些出去打工不回来的。”但好在，现在还在他跟前的还有十八九个。吴松君的女儿退休后，也加入厚畛子山歌的传承。“我觉得她的声音很好，很适合”。吴松君说。

民间艺术形式是环境的产物。过去，在厚畛子这个相对封闭的深山区，直抒胸臆、传情达意的山歌，自然成为厚畛子民间文化的一大特色。而现在，随着信息的通达，山歌离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远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吴松君笑言，村里有红白喜事，会请他们去唱，即便是很多没听过的人，也会感到新鲜和喜欢。

短短几十分钟的聊天后，吴松君老人和女儿一起合唱了一首厚畛子山歌《放羊歌》。“正腊月的放完羊，是啊新的春哟……”父女俩都长着一双笑眼，唱起山歌满是快乐和纯粹。吴松君老人也在等，等待有更多的人来到厚畛子镇，不管是想要探寻傥骆古道魅力的游客，抑或是因为喜欢这里美丽山景、淳朴山歌的旅人，他都能让更多人看到听到和传递，“不然就太可惜了”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闫雯雯 伍勇 刘彦君 摄影报道

与傥骆道相遇 像是坠入停滞的时空中

寻路手记

十月国庆长假第一天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寻路蜀道”大型人文采访活动陕西报道小组启程前往汉中，探访子午道、褒斜道、傥骆道。这一趟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而蜀道相关内容如此浩瀚，虽然已经做了一定量的功课，但出发前内心仍是一半期待一半忐忑。

关于傥骆道，我们在各种文献、报道中看到了太多它的介绍。在中国历史上穿越秦岭的诸条古栈道中，傥骆道最靠近秦岭主峰太白山，途中要翻越太白山周围的五六座分水岭，人烟稀少猛兽出没，是最艰险的一条古道。如何能够在众多现有的资料中，找到一条新的线，呈现更多面的傥骆道？我们决定将落脚点放在一座城和一首歌上。

佛坪厅故城，从设立到因匪患而废弃，经历了近百年时光；从废弃到现在重新成为提到傥骆道必不可少的旅游



记者跟随陕西周至县老县城村的村民寻找傥骆道遗存。 周琴摄

目的地，又经历了百年。厚畛子山歌里，唱着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，也唱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从佛坪县城去往佛坪厅故城的路

上，出发不久，我们就感受到了什么叫作“蜀道难”。因道路施工，车辆只能保持较低速度，同伴们一边抓紧脚趾一边感叹，还好我们租的是SUV，不然真不知道能不能开到目的地。待进入平稳路段，刚放松了脚趾，这条路又回馈了我们惊喜，一只红腹锦鸡在路旁草丛中闪现了一下它的尾巴，随后又隐在草丛中。经过秦岭之巅，再往前走以为快没有路的时候，眼前豁然开阔，一座小村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山脚船形的台地之上，仿佛睡着了一般。用时5个多小时，我们到了傥骆道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，佛坪厅故城。

老县城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厚畛子镇，是清代佛坪厅故城所在地。初见老县城，或许是因为非周末，它太安静。在傥骆道正繁华时，这里曾是来往旅人中转、休息的地方。闭上眼睛，脑海中画面重叠、翻飞，每个人怀揣着各自的使命走在傥骆道上，这里有得意有危机也有希望，有无数人的悲欢离

合。如今凭借旅游，老县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，周末自驾旅游、徒步爱好者，甚至历史爱好者，都爱往这里钻。村里人说，“有的人来过觉得没意思，也有的人每年都会来往一段时间”。在这里的时间，内心会变得宁静。

除了佛坪厅故城，厚畛子也因厚畛子山歌而出名。83岁的吴松君老人，唱了大半辈子山歌，并为山歌传承不遗余力。山歌与劳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，唱他们的高兴与难过，但在吴老脸上，一直看到的是笑容。这是不是将生命中的苦与乐都化成笑容，我没有问，只是享受他唱的山歌。他说，现在不断有游客从更远的地方来到厚畛子镇，来到傥骆古道，村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，未来还会更好。

在每个人都习惯努力工作的当下，与傥骆道的相遇像是坠入一个时间停滞的时空中，与采访对象的对话亦是观自己。时间滚滚向前，要不负每一天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